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

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魏扶風太守幹子，舉秀才，除郎中，歷安東衛軍參軍，轉溫令，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晉國建封，鴟觚男，武帝爲晉王，遷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遷侍中，免，尋拜御史中丞，遷太僕，轉司隸校尉，免。卒，諡曰剛。追封清惠侯。有傳子百二十卷，集五十卷。案張溥本有諸官病奏一篇，出通典十九驗，卽陳要務疏之第一段，不煩重出。張本又有馬鈞序及白哈婦人服皆傳子文，今別輯傳子四卷附後。

風賦

嘉太極之開元，美天地之定位。樂雷風之相薄，悅山澤之通氣。

喜霽賦

喜陰霖之既霽，嘉良辰之肇晴。悅氛電之潛匿兮，樂天鑒之孔明。行潦歸于百川兮，七氣徹于天庭。東風穆而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湮沒之憂患，卽通塗之敞平。釋昏墊之蒙昧，觀日月之光榮。若幽龍之出泉兮，超飛躍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炎旱已歷歲。伊我后之神聖兮，敷皇道已居帝。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敗。咸調陽曰茲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于無外。

初學記二
霽晴八

陽春賦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皞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獮祭而鴈北征。乾坤網緼，沖氣穆清。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天天，灼灼其榮。繁華暎而曜野兮，煒芬葩而揚英。鵲營巢于高樹兮，燕銜泥于廣庭。覩戴勝之止桑兮，聆布穀之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鷹隼之變形。習習谷

風洋洋綠泉丹霞橫嶺文虹竟天

魏文類聚三初學記一又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作丹霞

景

生氣方盛九陽奮發

初學記三

述夏賦

四月惟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清微泛于琴

瑟朱鳥感于炎荒鹿解角于中野草木蔚其條長鳳皇昇而王蒼

秀龍辰中而螢火翔

魏文類聚三初學記三御覽二十三

大寒賦

五行候而競驚兮四節紛而電逝諒暑往而寒來十二月而成歲

日月會于析木兮重陰懷而增肅在中冬之大寒兮迅季旬而逾

暨彩虹藏于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稟列庶極氣否嚴

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凍合

于四海扶木憔悴于陽谷若華零落于濛汜云云

魏文類聚三北堂書鈔一百五

十六初
學記三

元日朝會賦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攷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

宋志作
典義

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于是先期戒事，眾官允救。

萬國咸亨，各已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昇

已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俛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照

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

已上八句從蘇文撰
取御覽二十九補

閭闔關

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巖嵯峨，已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

玉階。□□□□□乘羽蓋之葳蕤。

此句從曹鈔二十
九一百三十四補

相者從容

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齊列。賓

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東帛莛莛。羔鴈邕邕，獻贊奉璋。人肅

其容，六鐘隱其駭奮。鼓吹作乎雲中。

二句從御覽
二十九補

流蘇粲粲，華蓋

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擗摻。

四句從御覽三百五十二補又曹
鈔一百三十四引華蓋重陰一語是時

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曰聽朝。平權衡，平砥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讌，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曰詠先皇。雅歌內

賜頌聲外揚。

初學記十四又二十五魏文甄振四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御覽二百九十五百三十九

踟鳳虎之二樽，清醑皆曰停淵。

御覽七百六十一

猛虞化其高，驥樹羽燧，曰紛華。

書鈔一百一十一

辟雍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兮，曰幸乎辟雍。鹵簿齊列，百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曰攷學兮，覽先賢之黃同。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效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敕。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

教之弘普也

藝文類聚
三十八

正都賦

錦牆雕柱

御覽一百
八十七

撫琴瑟陳鍾虞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祕舞乃有材童妙妓都
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
復續虬縈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手戲絕
倒凌虛寄身跳九擲堀飛劔舞輪于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峯靈草
蔽崖嘉木成林東父翳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
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僊佺起而鶴立和
清響而哀吟

藝文類聚
六十一

五采文身質美光炫激衝風于秦爐飛光天之烈燄

苗山之鋌鑄曰爲劍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戲輕鴻灑奔駟于中衢
斬雙蛟于大江將曰威天下而禦羣凶

建平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吉服襲大裘縱紉五采平冕垂旒
質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駕于郊畛升八通之靈垓執鎮圭而進
蒼璧思致美乎上乾爾乃大族爲徵圓鍾爲宮吹孤竹而拊雲和
修軒轅之遺風類于圓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補

五百一十七

然後戒水軍遵川流越舸泛吳榜浮歌立雲詠石雷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又

一百三十八

飛雲鷁首龍舟艤艘朦朧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
旆光天征鐸琳琅凌波泝流星列雁行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一
百三十八御覽三百三十

四

白日舒靈景于天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
二都賦疑卽正都之誤

彤彤朱宮

文選謝靈運九日登戲
馬臺詩注引西都賦

巍巍絳闕

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西都賦顏延年
楮白馬賦注引北都賦疑皆正都之誤

奏新聲理祕舞，瓌回風轉流采成文。修袖連娟，長裾續紛。赴若翔

龍，降若積雲。

初學記十五引西都賦。案藝文類聚引正都賦。有奏新聲理祕舞。正都賦之誤。

潛通賦

尺蠖屈體，曰求伸兮。龍階水而升雲。

御覽九百四十八作傳奕案。傳奕唐人。此當是傳休奕也。

卷傳奕不收此賦。今定入傳立集中。

矯情賦序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

爛然成章。

敘行賦序

終南鬱日，魏巖太幽。凌乎昊蒼。

初學記五

大言賦

要佩六氣，首戴天文。

御覽六百九十一

駕五行

書鈔十六

筆賦

簡修毫之奇兔，撰珍皮之上翰。濯之曰清水，芬之曰幽蘭。嘉竹翠
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經曰素采，納曰元漆。豐約
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瀟烟，分寫文象于紉素。動應手而
從心，煥光流而星布。藝文類聚五十八初
學記二十一引兩條

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眾材之攸宜。節方圓曰定形，鍛金鐵曰爲池。設
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輒，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
膠固，含冲德之清玄。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
十一引兩條御覽六百五

團扇賦

何皎口之織素，口皓口而頓貞。晞簞蕭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朗
勁節曰立質，象日月之定形。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四

極名工之機變，總五方之奇妙。同上

出茲扇于懷袖激微風而增涼

同上

相風賦

並序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
精之運表已靈鳥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曰金虎玄成
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已占
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虎已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
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鳥于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北堂書鈔一百
三十一魏文類聚

六十八並作傳玄御覽九誤作鄭
玄近人輯康成集載此賦非也

琴賦

并序

神農氏造琴所已協和天下人性爲至和之主齊桓公有鳴琴曰

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和有琴曰綠綺蔡邕有琴

曰焦尾皆名器也

北堂書鈔一百九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張載
擬四愁詩注又初學記十五引兩條作蔡邕有

琴曰
綠綺

馬融譚思于止息

文選琴賦注

播之曰八風文之曰五聲

北堂書鈔一百九

琵琶賦

世本不載作者問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篳篥之屬作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曰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傳于外國也杜摯曰爲嬴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鞞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曰意斷之烏孫近焉

宋書樂志一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三

控修桐曰布柱轉四時而發機

書鈔一百一

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于高梁弱腕忽曰競騁兮象驚電之絕光飛織指曰促柱兮劍發越曰哀傷時旃爾曰劫蹇兮聲傲采曰

激揚啟飛龍之祕引兮，逞奇妙于清商。哀聲內結，沈氣外激。舒誕

沈浮，徊翔曲折。

初學記
下六

然後眾弄，襍會六引。遞奏纖絃，振舞迅手。繁鴞。

初學記
十六

箏賦并序

世曰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哉。

宋書樂志一
初學記十六

通典一百四十四

追赴促彈，急擊扣危。洪纖襍奮，或合或離。

初學記
十六

陰沈陽升，柔屈剛興。立黃之分，推故引新。迭爲主賓，四時之陳。

同上

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大宮。

同上

箏賦序

吹葉爲聲

文選李陵答蘇子卿書注

節賦

黃鍾唱詠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四

紋酒賦

口酒旗之靈象明粲而在天推酒泉之嘉名口口口口口北堂書

四十八引傳玄酒賦案下四條並作紋酒賦明此脫紋字或疑紋酒賦謂酒賦之序非是

或三醞而速美或九醞而後成同上引紋酒賦

課長安與中山比蒼梧與宜城造樂限旨御口味密甜而膽苦同上

是標目案未句

飲者杯無筭歐醴成川渠同上

唐堯千鍾竭周文百觚泊有康樽定國同上有脫誤案

投壺賦序

投壺者所曰矯懈而正心也御覽七百五十三

彈碁賦序

漢成帝好蹴鞠，劉向曰：爲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曰解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世說巧藝篇注御覽七百五十五

紫華賦

并序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于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爲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耀，因令色曰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曰搖動，紛蘭陽而蕙潔，蔚青葱曰增茂。竝含華而未發，干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炳參差曰昭耀兮，何光耀之雉形。葩豔挺于碧枝兮，煥若珊瑚之萃英，渙渙昱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曰借喻上，取象于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羸。

疏文類聚八十
一御覽八百七

鬱金賦

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菴藹曰成蔭，氣芳馥而含芳，凌

蘇合之殊珍，豈艾網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

望風。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芸香賦

序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鄭玄云：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始曰微香。進入終于捐棄黃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御覽九百八十二

蜀葵賦

序

蜀葵其苗如瓜瓠，嘗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旣大

而結，鮮紫色，曜曰。

御覽九百九十四

官男花賦

猗猗令草，生于中。方花曰官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
歷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鑿泉。于是狡童媛女，日時來征。結九

秋之永思，含春風已娛情。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四

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薇之內庭。

爾雅翼卷三

菊賦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撥日織手承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

神魏文類聚

八十一

著賦

春遊衡德于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
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于是原極曰道極形曰度曰類萬
物之情曰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于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
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茲莖于掌握爰象形而星布信鈎深而
致遠實開物而成務教文類聚

八十二

瓜賦

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俟時員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既成母
而盤繁次落莫之密葉兮交透迤之修莖敷碧綠之純采金華炳
其朗明育之曰人功養之曰六氣白者如素黑者如鱗白黑二語
從御覽補

酪淺黑也蓋深紫者耳然今世此瓜甚少余傳食十一省未之見黃逾金縷青侔含翠雖狸首之

甘美兮未若東野之奇偉黃有蜜筍及青栝樓嘉味溢口異類寡

儔一齧之頃至三搖頃選美芳園重簡其珍披呂吳刀承呂朱盤

中割而破雖分若完質兼三味氣美芳蘭愈得冷而益甘兮頤神

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瓢少瓣豐旨絕異食之不飽魏文撰八十七初學記

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八

龍眼生于南極甘盧引于崑山御覽九百六十七

安石榴賦

鳥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葉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棲扶桑

其在昏也爽若燭龍吐潛光苞玄黃之烈輝緣焯噉而焜煌發朱

榮于綠葉時從風而飄揚魏文撰卷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

李賦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于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

爰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蔭蘭林。于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兮，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蜜房。浮彩點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澣，逸味難原。見之則心悅，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平紫房。周萬國之口實兮，充薦饗于神靈。昔怪古人之感賦，乃荅之曰：寶瓊翫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爲輕。疏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八

桃賦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曰列樹兮，豔長祇而駢羅。華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肥，入口消流。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亦有冬桃，冷侔冰霜。放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于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

嘉放牛于斯林兮悅萬國之又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朔之靈
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靡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千里而
屈盤禦百鬼之妖慙兮列神荼白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
美之足言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
初學記二十八

橘賦序

詩人觀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

御覽
九百

六十

棗賦

有蓬萊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
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芬鬱
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
者宜乾薦羞天人

初學
記二

十八引兩條御
覽九百六十五

蒲桃賦

踰龍堆之險越懸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歷乎身熱之野御覽九百七十

桑椹賦

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木三變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无教御覽九百七十

柳賦

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一儀之清

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濱參剛柔已定體兮應中和已屈伸長莖舒而增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沼而成林于是玄雲反岳素景含暉泰液渥流朝露未晞似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已依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于泰山兼覆廣施則均于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

生生于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屢遷紛倚靡曰從風兮
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枝夭夭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

志來遊攜手逍遙

初學記二十八又略
見藝文類聚八十九

朝華賦

序

朝華麗木也

藝文類聚
八十九

雉賦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
列角之威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屐距之節節超鸞跂而鳳翔感天
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于越裳飲曰華
泉之水食曰玄山之梁

藝文類聚九十御
覽八百四十二

山雞賦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五色敷文象曰飾身翳
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鑿中流曰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藝文類聚

鷹賦

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跼于林野兮，復迴翔于天

庭。初學記三十

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句爪懸芒，足如枯荆。指

利吳戟，目類明星。雄姿邈世，逸氣橫生。藝文類聚九十

奮翅不得起，撫翼無所翔。飾五采之華絳，結璇璣之金環。初學記三十

雖逍遙于廣廈，思擊厲于中原。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傳立二

鸚武賦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跡

初學記作詩

孔質翠榮懸積分于丹足

婉朱味之熒熒發言輒應若響追聲

魏文類聚九十初學記三十

鬪雞賦

立羽勦而含曜兮素毛穎而揚精紅縹廁于微黃兮翠彩蔚而流清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俯視如傾目象規作皆似削成高鷹峭峙雙翅齊平擢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翅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凌天廷或蹀躞踟躕或踈躡容與或爬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狃顧鳴視或鸞翔鳳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于強禦于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

而相戰兮，竟隼鷲而鵬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挂，翮不徒拊，意如飢鷹，勢如逸虎。

魏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一

鷹兔賦

兔謂鷹曰：汝害于物，有

疑當作我

益于世，華髦被札，彤管曰制。

初學記二十一

乘輿馬賦

井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曰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昀顛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取之，眾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惠獨取一駟馬，形觀既醜，眾亦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戰于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眾乃服焉。

御覽八百

七

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顛縣日，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似植髮。

文選

豬白馬賦注

延首高驥，擢足軒峙，氣蓋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

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藝文類聚卷九十三

繁姿履發

文選舞鶴賦注

形便飛燕勢越驚鴻

文選雜白馬賦注

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同上

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同上

紫蓋飄已連翩文選顏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注又沈約安陸王碑文注

揮沫成霧流汗如珠初學記二十九

馳射馬賦

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已定位表天駟于三辰儀

乾行之剛健憑坤厚呂託身豈驥德之足慕晞萬里之清塵藝文類聚

九十

百馬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鞞采鮮初學記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假如革屐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

御覽二百五十九

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如逸虎

御覽八百九十七

良馬賦

奮聲沛艾虎據麟跂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鞍則行攬鞿則止

御覽三百五十八

金羈在首發已明珂鏤鞍采鞞織勒含華

御覽三百五十九

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同上

飾以金羈申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

同上

走狗賦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

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

黔喙于秋方君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爨之能禦既乃

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

表可嘉足懸鈎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
稍後豐顛促耳長又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
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習宋
鵠兮越妙古而揚名于是尋漏跡躡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激
朝烏之輕機兮綽兔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
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芷隰已嬉游兮步蘭
皋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采已待蹤逐東郭之狡
兔奮洋洋已衍衍逞妙觀于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閑暇而有度
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于
執綬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于後田聆輶車
之鸞鑣兮逸獨獮而盤桓

戴文類聚九十四
初學記二十九

猿猴賦

余酒酣耳熱懼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激敗之驚人戴目赤幘

襪呂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抱
勒或嚙咋而齟齬或顛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
胡兒或低眩而擇蠟或抵掌而胡舞

藝文類聚九十五
初學記二十九

蟬賦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
形潛立昭于后土兮雖在穢而逾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
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陰兮噪閑樹
之蕭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泊无爲而自得兮聆商
風而和鳴聲嘒嘒已清和兮遙自託乎蘭林嗟羣吟已近唱兮似
簫管之餘音清擊鳴于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初學記
三十

擬天問

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時會天河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五初學記四御覽八

月中何有白兔搗藥

御覽
四

擬招魂

雕楹文櫺，結修梁，增臺列榭，別有望，設畫屏，風文繡，班上紀，開闢

圖自然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二

屏風四合，銘鄧錯班，蘭膏明發，相年所藻

同上案末句有誤

賀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輝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甄

類聚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晉天同

慶，率土會歡

同上

掌諫職上疏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曰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文選十贊總論作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已敦風節未退虛鄙已懲不恪臣是已猶敢有言晉書傳玄傳通典十四秦始初又議攷課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臣爲政教積敝風俗不淳上疏陳要務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于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已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已教之選明師已訓之各隨其才

優劣而授用之。農曰豐其食，工曰足其器，商賈曰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遊手在其閒。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曰爲宜。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曰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曰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隆後世，是曰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于耕農矣。王人賜官，凡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

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眾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已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于前。使冗散之官爲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已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于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于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已，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

貴其業者，不妄敍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前春樂平太守曹志上欲爲博士置卒史，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覆之，今志典千里，臣等竝受殊寵，雖言辭不足，已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復，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晉書傳立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十四又十九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已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曰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曰：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呂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呂盡地利、昔漢氏已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呂十數。臣愚曰：爲宜申漢氏舊典、呂警戒天下郡縣、皆呂死刑督之。

其三曰：呂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井水凡五、謁者呂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呂步百爲畝、今呂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呂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

至畝數解已還或不足已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首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已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已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已充之已通北道漸已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晉書傳
立傳

正朔服色議

太始元年

帝王受命應祿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呂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通典五十五

五祀議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于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于事則闕夫設祀者非但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已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御覽五百九十九

客雜

振筆若天文運思若回雲

□□□□

七漠井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
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七說
七蠲七舉七設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
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曰恢大道而導幽滯或曰黜瑰參而
託諷詠揚輝播烈垂于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
陳王七啟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竝陵前
而逸後揚清風于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曰爲
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
妙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絲精巧七啟之奔
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魏文類聚五十七
御覽五百九十

辯論鋒起騖虎摩龍

御覽四百
六十四

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珠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一
五御覽七百十八

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玄水朱火蕙藉桂蔬烹曰九九之鼎

調曰伊摯之倫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

輕椒丹橘素薑紫蘭

書鈔一百四十二

和宮適甜撫角調酸

書鈔一百四十二

魚珠厓之麋鱉雁東海之游龜

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
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

煇鳳皇之胎膾

初學記

飛龍之肝五黃千品桂蠹熊蹯升稌撥棗

不可勝原

書鈔一百四十二
初學記二十六

彫胡之飯糝曰游梁香杭九折

書鈔一百四十四

膏液黃柔合潤流芳

書鈔一百四十四

乃有三牲之和羹蕤賓之時麩忽游水而長引進飛羽之薄衍細

如蜀蠶之緒靡如魯縞之綫

書鈔一百四十四
引兩條

膾錦膚鸞斑胎飛刀浮切豪分縷解流采成文燁若紅綺動從風

聚散如霧委

書鈔一百四十四
引三條

于是乃有蒼梧之九醞中山之醇清口口浮蟻雲沸淵亭口口口

口逸味橫生

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兩條

淵鼓無不杖之歎

書鈔十一

連珠序

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已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于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黠傳毅文而不典

魏文類聚五十七初學記

二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九

擬四愁詩序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

魏德頌

朱旗翳天立甲炤路

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古今畫贊

孫武

孫武論兵實妙于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信陵君

信陵先口虎視龍驤謀羸奮駭雷動北壇

北堂書鈔一百十五

漢高祖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

北堂書鈔十
三作并項滅

羸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藝文類聚十二

漢明帝

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祭下已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

信俗儒非禮之經

藝文類聚十二

楊序

君構潛謀，曰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二水獲安者，則君之勳也。

北堂書鈔
一百十五

太常趙咨序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于路衢，禮讓行乎士女。時

亮天工，四門順軌。北堂書鈔三十
九又五十三

班婕妤

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曰禮匡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

身避害，志逸浮雲。教文類
聚十五

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后，執貞履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

賴內訓，家應顯祚。教文類
聚十五

太子少傅箴

夫金水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已性成，故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傳臣

司訓，敢告君王。

初學記十八御覽二百四十四

吏部尚書箴

明明王範，制爲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慝。貴無常尊，賤不恆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禹，咎繇而雋。又在官，夔龍出入，朕命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周仲山甫，亦允納言。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于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眾取怨，是已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已道，弘道已身。易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

敢告左右。

初學記十一

華嶽銘序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曰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曰廣厚，爲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爲鎮也，五嶽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曰比德協和，氣之細縕，濟雲行而雨施，興雷風，曰動物。是曰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于虞畫則西巡狩，至于西嶽而親祭焉。于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

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藝文類聚七
初學記五

劍銘并序

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曰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

光文耀武，曰衛乃國。

筆銘

韞韞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初學記
二十一

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舍出原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

情寫意經緯羣言

御覽六
百六

鏡銘

人徒覽于鏡止于見形鑒人可自見情

北堂書錄
一百三十六

杖銘

杖正杖貞身正心安不安則傾不貞則危傾危之變厥身已隨

書
一百三十三

澡盤銘

與其澡于水盥澡于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廢也

書
一百三十五

御覽
七百十二

席銘

席左端

閑居勿極其歡

書
一百三十三
初學記
二十五

席右端

寢處毋忘其患

書錄一百三十三
初學記二十五

席左後

居其安無忘其危

初學記
二十五

席右後

惑生干邪色禍成于多言

初學記
二十五

燈銘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初學

記二十五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到龍景凝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

刑監世無隱不彰

御覽八百七十一
張博本作博成誤

案

印銘

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銘是刻文
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初學記二

十六御覽六
百八十三

冠銘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初學記二十六御
覽六百八十四

衣銘

衣曰飾外德曰修內內修外飾禮有制也

裳銘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儀君子德也

御覽六百
九十六

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初學記二十六
御覽六百九十九

七

被銘

彼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于己、無薄于人

書抄一百三十四 御覽七百七

棟銘

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御覽百八十七

龍銘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

伏汗泥、上凌太清

藝文類聚九十六

靈蛇銘

嘉茲靈虵、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

此明珠、預身龍族

藝文類聚九十六 御覽九百三十四

口誠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溜穴傾山

藝文

類聚十七 案傅子疑金人銘作口誠

有味二語、疑口誠卽口銘、未敢定之

江夏任君墓銘

君諱倏承洪苗之高貴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瓊璋志逸雲霄景行足已作儀範柱石足已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又安飄塵不作銘曰

峩峩在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濶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執文類聚

太尉楊彪銘

莅于少府考定百工北堂書鈔五十四

太僕庖閑王御同上

允正九儀同上

永靈太僕龐侯誄

蒸蒸孝敬行著閭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曰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讎品定

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康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勳伊

呂比壽東嶽

魏文類聚
四十九

祝祖文

祖君自東百靈齊行翠蓋翩翩象輿瑠箱王于進駕驂服調良

書鈔一百
五十五

勅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

知不足齋書局上海
編校輯
尊所藏書

傅玄三

傅子一

謹案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少時避難于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于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數篇合卷今莫能詳其四部六錄區別亦無從攷崇文總目僅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後此不復著錄乾隆閒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又無篇名者六條蓋卽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錄本又寫出文選注御覽諸子瓊

林三十四條合爲一卷嘉慶庚午歲余已唐魏徵羣書治要所載二十四篇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許字又從三國志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廣爲二卷乙亥歲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屢越已各書互證之知意林所載傅子乃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他如已莊子雜篇當王孫子而王孫子鷓冠子牟子及蔣濟萬機論等四十家文皆爛脫乃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寫數過略得傅子端緒因復遍蒐各書得佚文數百條重加排比已治要大典等書所載整篇爲二卷已各書所載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閒廁之爲補遺二卷凡四卷其意林與整篇複見者不復刪之用見傅子原次或尚有漏落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

治體

案羣書治要未載篇名
永樂大典有之下皆同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听已畏天地者已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

大典作生殺

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竝矣

大典無其字此已下大典未載

信順者天地

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意林作皆除矣無者何而懼二字疑當作皆懼矣勸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已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

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已相濟

者乎。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官人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

百。

永樂
大典

舉賢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已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

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

大典

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

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

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

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已爲

腹心，四君不曰小疵忘大德，三臣不曰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

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而天下不曰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于骨肉，其于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曰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曰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曰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大典作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大典有矣。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治要作乎，今依大典。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大典作頂。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大典有進字。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大典有然字。

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

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虚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

易故因人已致人

文選辨命論注引此二句無在字

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

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

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

道也聽一人何呂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呂霸也任術而

設疑也聽三人何呂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

人之道博任人之

治要脫之字

道專故邪不得開致人之道博故下無

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

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

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

大典無此二字

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

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庸

世無人退不自三省

意林作思

而坐誣一世豈不甚邪

意林作感邪

夫聖人

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已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曰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曰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羣書治要永樂大典大典乎作哉

授職

夫裁徑尺之帛，

刊大典刊作形下放此

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

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

意林作而

下句放此

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

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橈，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太者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

大典脫也審至立矣十二字

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

敘矣

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校工

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饒

意林作莫善
于女飾盈

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

生民之巧曰極天下之變

意林

之饒盈千金之價

大典作資婢妾

之服兼

意林作亦重

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

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曰失其民也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麥

大典作奢與參同

竝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柶雕曰黃

金飾曰和璧綴曰隨珠發曰翠羽

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五作文曰翡翠

此筆非文

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

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鏤

石爲虎碑虎

大典脫虎字

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竝起

意林載此七句

同眾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

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檢商賈

夫商賈者所已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眾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鄙僞衣足已暖身食足已充口器足已給用居足已避風雨養已大道而民樂其生敦已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

大興無民字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

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卑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已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已中典大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大典脫廢常字棄本業苟合大典作且

壹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僞于市，臣挾邪，臣治要

大典作罔，知其君子懷利，已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

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

大典公室，農夫伏于大典無隴畝而墮大典溝壑，上愈增無常之

好，已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大典脫所字末流濫溢

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治要脫者言非此

義，學士不己經大典作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己亂業，器非時用，工人

不己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己適大典作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

思其用，賈思其常，是已上用足而下不匱大典脫，故一野不如一

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

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治要作于下之安靜大典無，此猶縱

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廢大典作痺，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

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

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

大典作商

專利則四方之資困

民擅山澤則兼井之路開而上已無常役下賦一大典無物非民

所生而請于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非常暴貴非常暴貴

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

大典有首字

未之有矣革書治要永樂

大典大典矣作也

仁論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已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已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之于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及人也故己不欲無施于人推己所欲已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已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于妻子已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于飢寒已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已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

有哉

自篇首至此
大典未載

古之仁人推所好曰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

所惡曰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

申鑿言下作者
志至與志通

者

乎曰未也夫至

申鑿

者自然由仁

申鑿作人
仁與人通

何恥之有赴谷必墜

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

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

虞于上

木作盛依
申鑿改

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

申鑿

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

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壘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

木作析依
申鑿改

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

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

也聖賢斯幾況其爲

爲字依
申鑿加

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

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非概也漸

申鑿

其概苟

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喜

木作喜依
申鑿改

不亂義也

或

曰取者已下二百五十六字治要未載大典有之與孔子曰仁遠
高悅申鑿確言下全同將恐唐已後釋人今姑勿刪孔子曰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孔子已下十九字大典未載子方惠及于
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已及乎遠矣治要永樂大典

義信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
國已安諸侯秉信而境內已和君子履信而厥身已立古之聖君
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
則地履信思順已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己不貳此
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己不移已立其身此君子之信
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己御臣臣不信己奉君父不
信己教子子不信己事父夫不信己遇婦婦不信己承夫則君臣
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矣小大混然大典作而

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曰信訓其臣則臣曰信忠其君父曰信誨其子則子曰信孝其父夫曰信先其婦則婦曰信順其夫上秉常曰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曰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曰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曰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曰上接下而曰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曰詭烽滅國齊襄曰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曰自納

大典有矣

字此無信之禍也

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禮樂

傅子曰能曰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曰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已立邦國二曰父子已定家室三曰夫婦已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曰知遠推己曰況人此禮之情也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大典作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柴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大典脫天威至而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太十九字之臣曰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治要作正今依大典和愛先亡之禍大典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嘗見御

八百二

之寶獨寤于野

御覽作

其爲危敗

御覽無敗字

甚于累卵

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

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

大典作毀之其秦之

謂與

秦書治要

法刑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已正不法也明書禁

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

禮而後刑

天地下二十

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

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已德化之故先刑

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管蔡然則

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已立刑法之本

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

此已上大

是故聖帝明

王惟刑之恤敬五刑已成二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

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

大典無其字此

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已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已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于是峻法酷刑，已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于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已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已，世輕世重，而恆失其中也。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重爵祿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大典作富貴之所由，不可已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已賤，德受貴，爵勞

臣不敢言微功受重祿况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

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

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

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已衛大典宗黨薄足已代其

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于人既食于人大典無此四字不敢言私利經心

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利大典無利字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廢大典

作發之于下大典有矣字是言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

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

矣明君大典作廢也明矣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

良佐有已行之也欲治要無欲字依大典加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

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大典作利厚其祿也則治要有天字依大典刪

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大典有而字營私利大典

有也

此教之所已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

也。不知所已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

大典作渾

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

知所已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已致清則雖舉夷叔

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已事而薄其祿近不足已濟其身遠不足

已及室家。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

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

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已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

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

朝榮不足已庇宗人祿不足已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

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

治要無人字
依大典加

主不詳察聞其怨與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時

大典將
將黜其身

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

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

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
而爲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已致治者未之聞也

羣書治
要永樂

典大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七終